



壽登期頤一身是史

現代中國有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，張之洞稱譽他是：「中國第一大演說家」，他的得意弟子



享壽一百歲，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學人馬相伯先生遺照

于右任頌揚他為：「百歲青年」。由於他生於憂患死於憂患，自李鴻章幕府，而韓王師傳，出使日美，卒於國民政府委員任上，使他成為中國近百年來外侮內亂的身歷目覩者。從遜清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），到民國廿八年（一九三九），他是一百年裏的歷史見證。因此，南社巨子名詩人柳亞子給他寫下了「一老南天身是史」的名句。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，他的門牆桃李，羣集他所創辦的震旦大學，慶祝他的九十華誕，吳稚暉先生還曾親撰一副贈灸人口的壽聯致賀，聯曰：

「得天獨厚，應壽一萬八千齡，才經過二倍百分之一；

其道大光，曾傳三千七百日，皆能位兩間壹是於三。」

于右任先生亦有一聯稱頌：「先生年百歲，」

世界一壽星。」

這位世界壽星的百歲老人，便是我國中興人瑞，一代人傑馬相伯。一位在世一百年，具有多方面成就的人物。哲學家、宗教家、教育家、大壽星，同時又是一位熱烈的愛國者。

「讀書不忘救國，救國不忘讀書」這兩句口號，便是由他喊出來的。馬相伯先生經常感慨系之的說：

「我是一八四〇年出生的，自從一八四二年，中國為禁鴉片煙，跟英國打了敗仗，割了香港，使我從小就因為國家憂患而深受痛苦。咸豐八年俄國割去了黑龍江以北兩百四十萬方里的地方，以及烏蘇里江以東一百三十萬方里的土地。光緒十六年英國又割去了西藏屬地、哲孟雄一帶。光緒廿一年日本又割去了台灣，一口併吞了高麗。民國初興，外蒙古獨立，後來日本又進攻我大陸，東三省淪亡。民國廿六年蘆溝橋事變，日本益發的大舉入侵，陷我平津京滬武漢。世界上的人，要算我們的同胞最苦了。我是在國家憂患中生長的，現在我們還在受他人的欺凌，在國難

·王培堯·

頻仍的祖國中活着。唉，我老了，年高非真福，有何可樂？希望可愛的青年們，看見同胞的受苦，不忍看中國再被宰割，號召青年同志，一致起來救國！」

由於國家憂患而飽受痛苦的馬相伯先生，曾在民國廿七年，九十九歲的時候，應于右任先生之請，從廣西風洞山遷往雲南昆明去避寒。道經越南涼山，因為得病暫時留居，大公報的胡愈之曾往訪問這位「中與人瑞」，馬相伯在病榻上十分沉痛的說：

「我是一隻狗，只會叫，叫了一百年，還沒有把中國叫醒！」

這是何等感人的崇高愛國精神！

民國廿八年四月六日，適值馬相伯壽筵期元且，當時抗戰正殷，敵騎縱橫華北，華中與東南半壁江山，國家面臨最嚴重的考驗。可是全國同胞爲了對馬相伯先生表示崇敬，一掬衷心的賀忱，各方函電紛集，一致譽爲「中與人瑞」。全國各大都市，同時舉行遙祝馬相伯先生百齡華誕典禮，情緒至爲熱烈，成爲抗戰揭幕以來唯一值得大家興奮的事。在重慶，蔣委員長親蒞在銀行公會舉行的各界祝嘏會，由主席領導行禮，儀式極爲隆重。馬相伯先生則以前方將士勞苦爲念，他把所有的賀儀，全部移贈慰傷兵之需，使全國軍民爲之深切感動。

馬相伯在涼山住了一年多，在那一段時期，他委實是身在異域，心繫祖國，時刻以戰事進行，後方情況爲念。民國廿八年元月五日，遠在羅馬梵蒂岡的教皇，曾特派刻在台灣的于斌主教，

專程到涼山訪晤，代表教皇賜福，並且頒賜聖像。三月十九日，涼山天主堂的漢司鐸又在馬相伯的住宅，舉行百歲壽辰謝主彌撒。七月，羅馬教廷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又親臨訪問，備致崇敬。所以，就一位天主教徒來說，馬相伯所身受的曠世榮典，恐怕沒有任何一位可以和他相比擬。

長壽之道不過三條

進入一百歲的「中與人瑞」馬相伯，終於到了必須用藥物維持體力的階段，但是他仍滿心關懷烽火連天的祖國。接見任何一位訪客，除了抗戰近況和後方建設，就別無他話可說。到了廿八年十月十九日，因爲涼山氣候驟變，乍暖乍寒，馬相伯年高體衰，無法適應，他的體溫昇到卅八度，精神也漸漸的趨於委頓。可是，十月廿九日有客自國內來，告訴他長沙第一次大捷的詳細經過，使馬相伯大喜過望，當天晚上他就能夠欠身坐起，略進飲食。而且由於長沙大捷的消息，興奮得無法入眠，病勢因而轉劇。十一月三日早晨九點鐘，他把家人召到榻前，家人們都以爲他要交代臨終遺言，祇是百齡老人已入彌留狀態，語言已不能辨，祇聽到他喃喃的在問：

「消息……消息……」

原來他還在想探問最近的時局消息，家人祇好上前安慰他說：

「國事自有領袖和當軸諸公主持，全國軍民，時正努力抗戰，而且不獲勝利，決不中止。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，請您老人家放心吧。」

馬相伯這才點了點頭，旋即陷於昏迷不醒，

延至次日（十一月四日）凌晨，一代人望，就此溘然長逝。

馬相伯，名良，江蘇丹陽人，寄籍丹徒馬家村。丹徒這個地名有一段歷史掌故，相傳秦始皇在位的時候，據報丹徒那一帶地方有天子氣，秦始皇唯恐那兒會有真命天子出世，奪他「萬世一系」的江山。因此他派三千名赭衣徒，到丹徒去挖了一個大坑，再把挖出來的泥土，堆成了京山和峴山，這便是所謂的「京峴兩坑」，秦始皇算是把丹徒一帶的「天子氣」澈底破壞了。「赭」同「丹」，所以這一處地方往後就以丹徒爲名。漢朝曾置丹徒縣，故城在鎮江東南的丹徒鎮，唐朝以後又置鎮江縣治，清朝爲鎮江府。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，改以鎮江縣爲省會。準此，自清以降，丹徒就成爲鎮江的舊稱。

宋朝宰相馬廷鸞是馬相伯的二十一世祖，二十世祖馬端臨，是「文獻通考」的著者，由於馬廷鸞和馬端臨都是籍隸江西樂平，可見馬相伯一族係自江西遷來鎮江定居。這一個家庭從明朝萬曆八年（一五八〇），利瑪竇來華以後就開始信奉天主教，到馬相伯誕生時至少也有了二百卅一年的悠久歷史。所以，當馬相伯呱呱墜地的那一天，道光二十年（民前七十二年，公元一八四〇）陰曆三月十八，陽曆四月十七日，他即已領天主教的洗禮，聖名約瑟。

父親馬松岩，是一位教書先生，十四歲因爲體弱多病，發憤研究醫學，不但在廿七歲的時候，使自己的宿疾盡去，身體轉弱爲強，而且成爲一位挺有名氣的醫師。馬松岩在鎮江懸壺濟世，

他心地非常慈善，經常施醫施藥，對於患有瘡疥癰疽的病人，他必定親手為之洗滌敷藥包紮。馬相伯曾經坦然承認，他兒時見到父親做這些事，每每覺得噁心。可是他父親却處之怡然，絲毫不怕骯髒醜惡。

後來馬松岩還擴大施診施醫的範圍，開設了一爿藥舖，祇是不久便改營販賣米布。同時娶了馬相伯的母親，同縣的沈太夫人。

沈太夫人也是出於天主教的世家，她的性情比較嚴肅，對於子女的管教，相當嚴格。孩子們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絲毫不容疏失。她使五子一女，從小就有嚴肅克己的觀念，並且養成了良好的生活習慣。馬相伯在九十八歲那年，談起他的攝生之道，他就歸功於他母親自幼訓練他的三要則：

- 一、清心寡慾。
- 二、早起早眠。
- 三、飲食節制。

同時，對於受益無窮的母教，他也一再強調的說：

「中國社會的治家格言是『嚴父慈母』，而我的家庭教育却是『嚴母慈父』，然而我因母親督教甚嚴，却養成一種嚴肅克己的觀念。後來處世接物之不肯薄待人或對人無禮，皆在此時種下了因子。」

剃頭匠一砲退英軍

馬松岩夫婦膝下共有五子一女，五個兒子之中有兩個早夭，因此馬相伯祇有三兄弟和一個嫁

到朱家的姊姊。馬氏三兄弟，大哥馬建勛，受知於曾國藩的七弟，威毅伯兩江總督曾國荃，後來曾在淮軍之中担任糧台。三弟馬建忠，字眉叔，留學法國，精通法律，留心經世之學，是李鴻章幕府之中的親信人物，重要角色。曾經和吳長慶合力救平韓國大院君之亂，官做到二品道員，著有：「馬氏文通」和「適可齋記言記行」二書。

東漢末年，湖北宜城也有一位馬良，號季常，和馬相伯同名，兄弟五位，都很有才幹，當時諺語有謂：「馬氏五常，白眉最良」，東漢馬良曾被劉備辟為從事，陞任侍中，嘗入湘西武陵招納五溪蠻夷有功，是三國志上一位知名的人物。宜城馬氏昆仲，跟鎮江馬氏兄弟確可以先後輝映了。

誕生之年，正好碰到鴉片戰爭爆發，英艦攻陷浙江定海，東南為之大震。翌年，馬相伯兩歲，鴉片戰爭擴大，英艦再擾廣東，復陷廈門、定海、鎮海、寧波。越歲，又陷吳淞、上海，民族英雄陳化成壯烈捐軀，英軍溯江而上，猛攻鎮江，城中不戰自亂。「一老天南身是史」的馬相伯，為我國近代史所作的第一個見證，就是一則令人啼笑皆非的大笑話：鎮江北門城牆邊的一家剃頭店，有一名剃頭匠，懵然不知英艦五十六艘已在列陣攻城。他在城牆上散步吸水煙袋，忽然瞧見城上有一門砲，已經裝好了藥線，剃頭匠不曉得大砲的厲害，祇當做好玩，順手用紙捻子把藥線點燃，登時便是轟然一聲巨響，嘩啦啦的一砲，飛向一艘英艦的桅竿。英艦自攻陷吳淞口，一路耀武揚威，不曾遭到清軍的抵抗，正以為鎮江

傳檄可下，沒想到這一砲瞎得那麼準。艦上軍官，大喫一驚，心想中國人到底不好惹，立刻掉首急退，駛向下游。

就由於剃頭匠尋開心的這一砲，使英軍一路如同破竹的凌厲攻勢，稍稍受阻，鎮江城裏的清軍方始激發勇氣，羣起禦敵，跟英軍略微周旋了一下，再棄城而逃。「剃頭匠砲轟英艦」，是一位比馬相伯大八歲的朋友楊谷山講給他聽的。——英軍進陷鎮江的時候，馬相伯才三歲，他們一家，早在英艦進抵鎮江以前，就舉家逃到山裏去避難。直到英軍越鎮江而陷南京，迫我簽訂城下之盟，南京條約締結，大亂漸趨平定。這時恰好馬相伯斷奶，他家裏僱了一名村婦，暫充他的保姆，而把三歲的馬相伯留在鄉下。殊不料應了一句老話：「大亂以後必有大疫。」鄉間流行天花，馬相伯也受了傳染。天花症來勢洶洶，他姐姐也祇比他大五歲，八歲的女孩救弟心切，聞訊匆匆下鄉悉心調護，好不容易使馬相伯的天花險症竟次痊癒。眼見都結了痂，不知怎的忽又再發，竟至呼吸停止，都斷了氣。他父親聽人走報急急趕去，抱住了他失聲慟哭。這時候馬相伯的棺材衣裳都買齊全了，家人勸馬松岩放下馬相伯來，更衣入殮，可是馬松岩舐犢情深，他說什麼也不肯放手。便在這時，奇蹟出現，死了過去的馬相伯，竟然會徐徐甦醒，望一眼他的父親，有氣無力，但却語氣堅決的說：

「阿爹，我不死，我要立功以後再死哩！」當時他的實足年齡只有兩歲多，任誰也沒法解釋：他這「立功而死」的念頭是從那兒來的？

不過，從此家人鄉人都說這位馬家二少爺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，大家對他越來越看重了。

兒時的馬相伯，好奇心非常之強，求知欲特別的高。他好發問，而且非打破砂鍋問到底不可。他最喜歡仰觀天象，追求天象的根源，他往往對着太陽自言自語：

「太陽，太陽，我曉得你是太陽。可是太陽你曉得我是誰嗎？我能曉得你，你不能曉得我，那你就比我還不如啊。」

皇帝也懂八股文嗎

入夜，一輪明月，滿天星斗，更成爲他奇妙無比的幻想世界，馬相伯每天夜晚都在他奇幻的世界裏流連。他看月亮會看得發瘋，有時候邁開脚步，在月亮映照的地上拚命追趕，一直趕到精疲力竭而摔倒。又有一次他忽發奇想，爬到樓上推開窗戶，拿一根長竹桿，想把月亮從半空之中勾下來。月亮沒勾到，差點使自己摔下樓去。然後他成天到晚的向父母、長輩發問：

「月亮是活的嗎？它生在那兒，住在那裏？怎麼今天只有半個月亮呢，還有半個到那兒去了呀？」

這些問題，大都是他父母、長輩答不出來的，因此有時候他會受到呵斥，有時候則得些他明知道是哄小孩的答案：「——還有半個月亮給老虎喫掉了。」由於兒時的這些記憶過於深刻，馬相伯曾以多年的時間，請教許多兒童心理專家，反覆研究，使他獲得了如下的結論，彌足爲天下父母師長者參考：

大多數的兒童都不願意仰觀天象，但這却是兒童天才與低能的分野。富於幻想力的兒童，正是他們天才的萌芽。我國爲人父母、教師者，對於兒童好奇心和好動的傾向，時時發問的興趣，每每報之以疾厲厲色、謊言哄騙，不知戕害了多少兒童的天才，和天才的兒童。因此，馬相伯一力主張：

一、十分小心的培養兒童的幻想力，利用之以發展他們創造的天才。

二、對於兒童發問，絕對不可有絲毫憎惡的態度與心情，應該小心解答，多方指導。

三、父母、教師對於兒童說話不可造次，要處處誠實不欺，絕對不可說神說鬼加以恐嚇。

四、用食物作賞罰兒童的工具，正好種下他們將來爭名奪利的禍胎。

馬相伯五歲入塾就讀，先讀天主教經典，再唸四子書。他對中國的經書始終不予好評，那是由他親身體驗所得來，直到晚年他還大發牢騷的說：

「中國的經學真正害人，我小時候，一位經學家時時爲我講解經書，常常爲了一個字，引經據典的一講就是兩個鐘頭。他把從前各家對於這一個字的解釋，一句句的背出來，却是對我一點也不發生好影響。他那兩個鐘頭口講指畫地果得要死，我却不耐煩的告訴他：即使先生所背的這些經解都不錯，究竟於我有什麼益處呢？」

八歲時也曾有過領袖慾，他每天散學帶一批同學到郊外「演習兵操」，總是推他爲首。他指揮羣兒擱泥做子彈，身上着了泥的就算是傷兵、

俘虜。他自己往墳山頂上一坐，發號施令，判定勝負，又喜歡命羣兒抬着他巡行，儼然像是個皇帝。九歲的時候又遭過一次大難，那一年全國各地靈雨成災，江南一帶都漲大水，鎮江全城已成澤國。馬相伯家的樓下全部淹在水裏，馬相伯却覺得非常的新鮮有趣。他一家都避在樓上，唯有他推窗外望，伸出腳去洗濯，不料一個不留神，忽的來個元寶翻身，倒栽到洪水裏去了。

他母親正在樓上做女紅，耳聽到撲通一聲，再看馬相伯已不見蹤影，真把她嚇得魂不附體。慌忙拿根竹竿到水裏去撈，浪濤滾滾之中，竟會被馬相伯一伸手就抓到。勇敢的母親用盡平生之力，把個水淋漓落湯鷄般的兒子拉了上來，馬相伯一爬進窗戶，便連聲的說：

「我喫了很多的水，很多的水！」

就在這一年上，馬松岩專門替他請了位陶老師，從四書五經教到八股文。有一回陶老師拿一篇嘉慶皇帝所賞識的八股文給他唸，馬相伯當下就好奇的問：

「皇帝也懂得作八股文嗎？」

陶老師頓時就厲聲的罵他：

「你胡說些什麼？皇帝是無所不能，無所不知的，何況八股！」

十二歲逃家求新知

然而馬相伯是先唸天主教經典，再讀經書的，所以他對於陶老師的訓斥頗不以爲然。後來馬相伯曾經談過他人生觀與宇宙觀的發展傾向，他深入淺出的說：

「中國人對於兒童總是灌輸其鬼神觀念，不知不覺就把兒童的小心靈弄成一種愚昧無知、盲從迷信的狀態。我幸而沒有受過這種摧殘，所以對於當時士大夫所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天子，也覺得不過平常。天子也和我們一樣，同為造物者所造，同樣有生有死，在上帝之前同樣平等，並沒有什麼神奇。至於黃金玉帶，我更看得平常，我覺得黃金與泥土並沒有貴賤之分，而泥土比黃金更有用。因為黃金只為少數人所有，而且飢不能飽肚，寒不可以取煖。土則萬物生焉，人類的的生活完全取決於此。古人所謂：『有土斯有財』就是這個意思。我那時候雖不能領會這一句格言的深意，但我直覺的思想，着實已超過了這一句話的範圍。後來我的人生觀與宇宙觀，都是從這時候，順着這種傾向發展出來的。」

就由於自己的求知欲無法獲得滿足，在宗教家庭嚴母慈父管教之下的馬相伯，居然會瞞住父母，悄悄的離家出走，追求他所需要的智識，這真是使馬松岩和沈太夫人大出意外之舉。那一年是咸豐元年（一八五一），馬相伯十二歲，他攢下幾塊銀洋，很豪華的包了一艘民船，從鎮江到上海，一走就是十天。

馬相伯抵達黃浦灘，立刻便為中國近代史又作一證：史稱道光初年即已有西洋火輪運送食糧到北京，馬相伯却在三十年後到了吳淞口，他所看到的外國軍艦十中有九是帆船，馬相伯目親的第一艘輪船是海關的驗關船隻，船名孔夫子 *Confucius*，可見當時洋人還很敬重中國文化，而這艘「孔夫子」用的却還是古老的明輪。在距今一

百二十一年前，馬相伯親身接觸的西洋文明，科學昌明祇不過在萌芽階段，他曾經說過：

「我剛到上海的時候，外國的科學祇是萌芽。外國醫師所用的診治方法非常幼稚，譬如治水泡瘡，用火燒紅了烙鐵，硬去燙那瘡頭，此外則以寒攻熱，以熱攻寒。其方法的野蠻，和中國的走方郎中實在沒有什麼分別。講到軍械，也是非常幼稚，我還記得那時由徐匯公學的教師領着，到外國軍艦上去參觀。那時候軍艦上的機械很簡單，可以說什麼都沒有，因為軍艦上根本就沒有電。砲位既不能升高降低，也無法盤旋左右，更不見瞄準的準頭，和中國的土砲，並無任何異樣。」

由馬相伯的耳聞目覩，為歷史作證，不禁令人對鴉片戰爭以來，清廷大吏，水陸將帥，口口聲聲的強調洋人船堅砲利，「委實無法抵禦」，深深的感到可疑了。

到上海後，馬相伯就進了成立甫及一年的徐匯公學，當時校中祇有四位老師，三十一名學生。馬相伯一報到，老師就問他一天可以讀幾行書？馬相伯答以十二行，老師便以一天十二行書為他的課程進度。可是，不久便發現他的實力遠在這個標準之上，於是便一倍倍的加上去，一直加到七十二行，他仍然不以為苦。一位意大利籍的教習晁德蒞認為他的天資很高，對這個十二歲逃家的孩子特別喜愛，加授他各種自然科學，使馬相伯很感興趣。

馬相伯很快的就寫信通知鎮江家中，他已安抵上海，進了一所理想的學校，使父母雙親放下

心來。一年後他以十三歲的稚齡，到南京去應鄉試，考舉人，頭一道題目是「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」，往後馬相伯不時會幽默詼諧的講他親見的一則試場笑話——

上海聞名的姜衍澤藥材舖的一位小開，也在那一科裏中了舉人，他做這個首題，文章末段有兩句警語，居然寫的是：「父母交遊，率皆物故。」

於是便有同年嘲弄他說：「想不到你的老太太，也跟你老太爺一般的交遊廣闊！」

小刀黨紅頭劉麗川

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，馬相伯十四歲了，太平軍攻陷南京，滋擾大江南北。鎮江大難臨頭，人心惶惶，馬松岩帶着全家大小，一逃再逃，竟然逃了十八次難，方才搬到上海。那一年馬相伯的三弟馬建忠九歲，他也進了徐匯公學，昆季齊名，慧聲日起。晁德蒞和另一位意大利籍的利司鐸，教這兩兄弟特別的盡心，使他們獲益匪淺。中國學生的尊師重道，馬相伯、馬建忠的蘭桂騰芳，讓晁德蒞感到歡喜無限，他常常說：

「別人都說中國人寡情，我却以為中國人的感情遠較西洋人濃厚。」

兩兄弟當時都另起了學名，馬相伯單名良，學名斯臧。馬建忠單名乾，學名斯才。

十四歲的馬相伯，由於國文較有根抵，已經在徐匯公學兼任助教了。全校各班的經學，一概都歸他教，教學相長，在馬相伯的說法則是：「

教然後知困」。漸漸的，他也覺得自己的學業比以前更有進步，更加充實了。

然而，從咸豐三年太平軍陷南京，直到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）這整整十一年間，江南一帶，尤其是上海，無時無刻不在兵荒馬亂之中。因為上海有太平軍的迭次來攻，內有小刀會的佔領城池，可以說是內憂外患，交相煎逼，形成上海開埠以來最黯淡的一段時期。馬相伯很幸運的在徐匯公學弦歌不輟，繼續研讀。却是他見聞所及，娓娓道來，也在無意間留下許多珍貴的史料，使我們對大混亂時期江南一帶，以及黃浦灘的種種怪現象，有所認識與瞭解。

馬相伯說：南京城陷時權難的兩江總督陸建瀛，曾自兩廣調來「廣勇」赴援。那一支南來的援軍係由名將馮子材所率領，兵勇一律穿黑香雲紗褂褲，旌旗概用絲綉，軍容之「華麗」，為旗兵，綠營所望塵莫及。但是南京失守，這一支「廣勇」也慘遭敗績。

他又說：當清將向榮在南京城外成立江南大營，懸賞每斬一名太平軍給銀五十兩，因為太平軍恢復大漢祖制，一律留長髮，披在肩後，民間因之呼為「長毛賊」。所以，向榮規定以髮長垂背的為查驗標準，可是懸賞令下以後，每天提頭領賞的總有好幾百人，連向榮也為之咄咄稱奇起來，老百姓殺太平軍這麼容易，那太平軍豈不成了待宰羔羊一般了嗎？於是他親自前往查驗，拾起一顆顆「太平軍」的首級仔細看時，赫然發現那些首級兩隻耳朵全是穿了洞的，分明都是些無辜婦女，由於她們髮長垂背，跟「長毛賊」一式

無二，因此便有刁頑之徒，貪婪凶殘之輩，昧着良心，砍下她們的頭去請賞。五十兩銀子一條命，却令江南處處有啼聲，聲聲哀慟，都是夫喪妻，母失女，兒女死了親娘的。

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八月初五，廣東香山縣人劉麗川，時年三十四歲，身為上海粵幫首領，他率領「小刀會」會徒六百人，一色的用紅布裹頭，紅布繫腰，再在衣襟上別個紅布結，以同情太平軍的旅滬閩胞五萬、粵胞八萬為後盾，在上海小東門內察院駐紮的粵勇七百為內應，一舉襲佔上海縣城，上海人稱他們為「紅頭」。馬相伯在談及「紅頭」時說：

「咸豐三年八月紅頭鬧事，不久佔了上海。初六夜裏紅頭守城，四門禁止出入，圍攻各衙門，大肆劫掠，上海知縣被殺。官兵又來攻打紅頭，董家渡天主堂陷於重圍。上海城裏的老百姓困苦不堪，當時唯有法國兵奮勇擊賊。使我們徐匯公學在這干戈擾攘的時候，不曾有一天停過課。」

親眼目擊圍城之戰

就在這一年，馬相伯的長兄馬建勛，由於曾國荃的推荐，開始參贊李鴻章的戎幕，這也是鎮江馬氏三弟兄，與李鴻章等淮軍領袖，發生密切關係之始。照馬相伯的說法，曾國藩對李鴻章，起初並未如外傳的以唯一替手衣鉢傳人視之。這是治近代史者亟應加以注意研判之處。馬相伯說：

「曾國藩督兵江南，命合肥（李鴻章）領兵

規復蘇、常二州。那時候，曾國藩對李合肥何嘗看重？他只撥給李合肥兩營烏合之眾。當時正好我長兄建勛在合肥軍中，他鑒於清軍和太平軍都在用刀矛打仗，極力勸促合肥改用洋鎗，合肥就以此把他的洋鎗營擴充為三千人。有了這三千桿洋鎗以後，合肥才軍威大震，所向披靡。譬如劉銘傳大破常州太平軍主將陳坤書，祇不過騎馬遶城，大聲疾呼羣賊速退，然後再礮上幾排洋鎗，便將太平軍吓得東逃西散，劉銘傳才趁勢衝門而入。那兒像平定太平軍各書的記載，曾經如何苦戰呢？」

咸豐四年（一八五四）八月二十日（陽曆九月二十二），清軍雲集，反攻上海，將小刀會「紅頭」圍困在上海城內。當時城裏還有八萬餘居民，那是一次慘絕人寰的戰役。馬相伯曾經談起他親眼目擊的一幕，他源源本本，據實道來的說：

「紅頭造反，其時南京先已失守於洪楊。上海城池，不久就給紅頭佔據了。蘇松大道藍道台（名蔚燮，反攻上海時署松江知府）帶兵攻南門。他老人家藍頂花翎，坐在四人抬的大轎裏，指手畫腳，嘴裏高聲亂喊。不料城裏紅頭大隊忽的衝出來，四名轎夫為正當防衛他們的性命起見，把道台大人丟在路旁逃了。急得道台沒法，從轎子裏鑽了出來捨命飛奔，這些都是我親眼看見的。」

馬相伯又曾提及清吏的趁火打劫，斂財手段，他仗義執言的說：

「我還記得，洪楊時期，有紅頭佔據了上海。上海的富翁，諸如郁家等數鉅室，也曾被迫供

給一切。可是，事後地方官却反而參奏，說他們通敵，結果呢，是一個個的都治罪了。」

在威同中與四功臣之中，馬相伯比較偏愛胡林翼。他曾作月旦評的說過：

「清朝威同年間的四位中與功臣，曾文正（國藩）、左文襄（宗棠）、胡文忠（林翼）、李文忠（鴻章）四位，都不失為一時豪傑之士。祇不過，胡文忠的氣度容量，在中與四大帥之間最為寬宏。當威同之交，曾文正兄弟用兵安徽、湖北、江西、江蘇各省。胡文忠謙沖自抑，週旋於親貴與諸將帥之間。他的調和維持之功，實非局外人所能洞悉，所以曾文正公也常說他進德之猛，實所罕觀。可惜的是胡文忠公中年捐棄，要不然，他的功業必定會在曾左之上！」

咸豐八年（一八五八），被清軍擊敗的小刀會紅頭黨捲土重來，連陷川沙、南匯、南翔、寶山與上海。駐紮龍華的旗兵向上海城裏開砲，上海城裏的紅頭黨也向龍華方面回轟。在徐匯公學就讀的馬相伯見到了奇異的景象，那便是上海城裏的居民熱烈擁護紅頭黨，在砲火聲中匕鬯不驚，熱鬧非凡。大東門一帶的商店佈置得金碧輝煌。他還記得他曾冒險入城，一進小東門就有一片很出名的陸正大帽莊。馬相伯曾經在「陸正大」買過一頂帽子，作為他一度涉險的紀念。

鄉下人跟忠王聊天

紅頭黨亂事救平後，過不了多久，太平軍聲勢復振，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三月十九日杭州失陷，丹陽、常熟、無錫各地次第陷落。江南各

地官商富戶唯有逃難到上海，清軍不足恃，他們便亟欲靠自己的力量，共謀抵禦之策。八月中，太平軍前鋒進抵上海市郊，在雀符遍地，烽火連天中一直平安無事，弦歌不輟的徐匯公學，頓時面臨緊急狀態，全體師生被迫撤離學校開始逃難了。一連幾天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學校當局已經下令暫時遷往董家渡，十七日來上一次大搬家，但是馬相伯當年已二十一歲，他的胆子很大，自願留在學校担任留守。果然被他闖上了太平軍，還見到了忠王李秀成，因為李秀成的總部曾在徐家匯宿過一夜。據馬相伯目擊的情形來看，太平軍的軍紀，決不像清廷清吏所說的那麼壞，老百姓見了他們不但不躲不逃，反而能很親切的跟李秀成聊天問話。馬相伯說太平軍神情很和藹，對於教堂、街市、居民毫不驚擾，他看見少年英俊的李秀成身穿龍袍，頭繫紅巾，他所出的告示，一顆印就有一尺多長。馬相伯和一些少年一時好奇心起，一同去看李秀成清早祈禱。他聽見有一個鄉下人面露驚訝之色，問李秀成道：

「我們信上帝，唸耶穌經，怎麼王爺你也信上帝唸耶穌經呢？」

李秀成聽他這麼問，祇是對他和悅的笑笑，並沒有回答他這個一派天真的問題。

江南刀兵既起，亂事日亟，各地的傷兵難民亟待救濟。二十一歲的馬相伯，曾自動的參加救濟隊的行列。他到過蘇州、太倉等地，救護難民，療傷治病，為萬千災黎工作得非常起勁。但是很不幸的，他自己終於也罹染上了傷寒險症，僵臥在床達兩個多月，前後有四十天不曾進過飲食

。他的父親馬松岩得訊至為焦急，立刻便趕赴他所住的醫院探望愛子。可是醫生唯恐他被傳染，禁止他進入病房。馬松岩傷心絕望，扶在門框上低聲的啜泣。就在這一剎那，病床上躺著昏迷已久的馬相伯驟然清醒，他聽到了他父親悲泣的聲音，心中直在想著：倘若自己不幸死去，他的父親情何以堪？就由於這一念之轉，使他激起強烈的求生欲，正好醫生前來診治，驚喜交集的發現，馬相伯病勢已見轉機，和昨天迥然有異。再予以悉心治療，終將馬相伯從死神的手掌中救了回來。

馬相伯的傷寒幸獲痊癒，但却旋即發生了兩項相當嚴重的影響。首先是他的滿頭烏髮全部脫落，其次是他把以往所學到的一切統統都忘了，足有一年多功夫，他拿起書本來竟然一個字也不認得。

次一項的打擊是至為深鉅，而且損失無比重大的。到二十二歲為止，馬相伯已經讀了十七年的書，他進入徐匯公學亦達十年之久，一向是出類拔萃，成績最優的學生。十四歲他兼任助教，十五歲就通拉丁文和法文，同時他還通過過上海知縣孫同，法國領事高柏爾，船長鮑得翁的面試，獲得獎賞。十八歲他榮獲全校文科獎，十九歲獲天主教義聖學獎，這一年法國領事曾經邀聘他去担任秘書，可是馬相伯一向富於國家民族思想，他從小就因為國家的憂患深感痛苦。他總忘不了他所讀的「法國通史」課本，內中就有法國人對中國所下的評語：「中國這種民族，連呼吸天地間的空氣，都是無功受祿！」馬相伯深切引以為

奇恥大辱，他的老師嘉許他的愛國熱誠，也不時的在鼓勵他為國努力。所以，當法國領事聘他担任秘書時，他當場就一口回絕：

「我學法文，是為中國用的。」

一名十九歲的中國青年，受過七年的西洋教育，教會供給，竟會斷然拒絕這麼一個前程遠大、待遇優厚，尚且可以大有作為的工作。難怪當時法國領事，徐匯公學的校長、老師和同學，都會為之錯愕不已。然而，這却充份表現了馬相伯的志氣。

中國第一神學博士

第二年，馬相伯再度獲得徐匯公學的聖學獎，這在徐匯公學，還是史無前例的最高榮譽。然而，當馬相伯在徐匯十年苦讀，完成了所有的普通科學，正自二十歲那年開始進修高等專門科學後，他已有很高的學術造詣，在國內已屬不作第二人想的新學巨擘。偏又害了一場傷寒，使他的腦海變成一片空白，居然連一個字都不認識了，這是何等深鉅的打擊，無法彌補的損失？意志力量稍薄弱些的人，必定會被此一打擊所擊倒。然而，馬相伯却能毫不氣餒，他埋頭苦幹，重新再來，花了一年多的時間，拚命的用功讀書，竭力的恢復記憶。徐匯公學對於他的遭遇非常同情，對於他的努力奮鬥，也有莫大的信心。因此才允許他仍回原來的班級，在修道院研究哲學和宗教學，同時致力於高級數學的鑽研。馬相伯在這一段時期裏，都用功到了什麼程度？試看他步入老年後，經常愛跟青年朋友講的一番話：

「研究數學，也曾使我發過狂。夜裏睡覺，仰望帳帳頂上，都隱隱約約，閃閃灼灼的出現了許多數目字和算式。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夢裏更是四週全有，到處皆是。從此我開始憚憚韓昌黎（愈）所謂的：『處若忘，行若遺，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』的意境，的確確是篤學之士的甘苦之言！」

用了一年多的苦功，到二十二歲時，拚命努力獲得了報償，隨着身體的漸漸復元，馬相伯恢復了記憶，程度也臻及原有的水準，因此，至少在求學問這一方面而言，二十二歲以後的馬相伯，等於是再世為人。何況，「處若忘，行若遺，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」已經成為了習慣，他便一力向前，勇猛精進。就已習的學科以外，不斷擴大求知的範圍。馬相伯光是研究數學的偶有所得，或者是新的發現，他就記了一百二十餘卷的筆記。他自己會定了個書名，叫做「度數大全」。可惜的是，他這部洋洋巨著，往後由於遲遲不能出版，全部散佚了。

除了哲學、宗教學、數學之外，馬相伯在西洋物理化學剛開始發展時，對這兩門新學科，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。他曾自出機杼，作化學試驗，用真空的玻璃瓶，製造煤氣，可以點燃一兩分鐘。又用羊皮布擦玻璃管，使之吸住紙屑。在距今一百年前，這些還都是令人嘖嘖稱奇的洋把戲哩。

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）曾國荃攻克南京，洪秀全自殺，太平天國亡。這一年馬相伯二十五歲，已自徐家匯耶穌會初學院畢業，他發下了「神

貧」、「貞潔」、「聽命」三項聖願，也就是說，他將終身致力於宣講、著書、教授三項工作。學富五車的馬相伯，決定再用一兩年的時間，深入研究中國文學和拉丁文學。二十六歲起，再度肄習哲學，三年期滿後，照例要暫時停學兩三年，試一試傳教的本事，然後再研讀最後的，也是最重要的學科——神學。但是一心向學的馬相伯却省略了這一個階段，他繼續進修，直到同治九年（一八七〇）他三十一歲時，方始經過考試，獲得神學博士學位，並由耶穌會延攬入會，授職為司鐸。馬相伯的學校讀書生涯，自此宣告終結，從五歲啓蒙起計，他心無旁騖的讀了二十六年書，進徐匯公學，升入耶穌會，也歷時十九年之久。

起先，馬相伯被派到安徽寧國府去傳道，不久調往江蘇徐州，時值捻匪亂後，徐州民不聊生，流亡載道。馬相伯見了於心不忍，曾經請他父親捐了幾百兩銀子，拯濟災黎，救活了不少人的性命。可是，教會當局却對他這一義舉不以為然，因為這樣做是不合教會規定的。他一片熱忱，反倒受了教會的警告，禁止他往後再犯。却是，馬相伯對傳教事業的興趣，終不如研究學問來得高。所以，漸漸的他又在專心研究科學了。

脫離教會做起官來

同治十一年，馬相伯的父親馬松岩逝世，享壽七十五歲，辦完了他父親的喪事，教會的新任命來到，這又是一項莫大的榮譽，馬相伯出任徐匯公學的第一任中國籍的校長，還兼教務。是為

他在十四歲兼任助教後，正式從事教育工作之始。他非常認真的執行任務，絲毫不敢疏忽，將徐匯公學改稱徐匯中學。在校中特別注重中文和書法，每年學生赴試，他都親自送考。因此，徐匯中學雖然是一所洋學校，但却出了不少的秀才、舉人和進士。

兩江總督曾國藩，也是逝於同治十一年（一八七二）的。曾國藩死後，馬相伯曾經為他作過蓋棺之論，他批評曾國藩說：

「天資不甚高明，而用力獨勤。其治學治事，都極有條理，有規矩。其為文與詩，亦極用心。然而規矩準繩，過於形式，往往失之虛偽。其用人也，亦不能容物，每好用不如我者，故功名之際，未免媚忌之見存。左文襄（宗棠）所以與彼『凶終隙末』者以此。」

出任徐匯中學校長，又在一年後兼任耶穌會編撰，譯著「數理大全」這一巨著。漸漸的，教學相長，工作不忘研究的馬相伯，對於耶穌會有所不滿了。首先，是他那一百二十多卷「度數大全」，他很想出版問世，但是教會方面却始終束之高閣，終因戰亂關係而散失。多年心血，化為烏有，的確是很使馬相伯痛心的，往後多年，他還曾提起這一件事說：

「我想，當年我的『度數大全』不能出而問世，總不外兩種原因。第一、教會中有人不以爲然，而在從中作梗。第二、沒有人能够鑑別我的著作是好是壞。就此讓我的數年辛苦，付之蛀書蟲！」

其次，是他三十四歲時，教會中人命他專門

研究天文學，但是當時徐家匯並沒有研究天文學的現代儀器，只有三百多年前利瑪竇用過的一架舊儀器，使馬相伯「英雄無用武之地」。他是決不輕易虛擲光陰的，因此自動專攻數學，當然也會引起教會方面的不快。

到了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），馬相伯三十五歲，耶穌會把他調到南京，專任編撰，命他翻譯數理書籍，使馬相伯很不高興。他說我在徐家匯存有一百二十多卷的「度數大全」稿件，教會始終不肯印行出版，此刻又何必要我多譯多著。尤其，他到南京以後，南京教會的一名洋廚師，不講衛生，骯髒得很，做出來的飯菜簡直不堪下嚥，使他在南京大感住不慣。前因後果一加起來，馬相伯便毅然決然脫離耶穌會，他不告而別，一個人跑回上海，另覓前程去了。

脫離了耶穌會，却也不會賦閒。因爲馬相伯的大哥馬建勛，正在直隸總督、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府，深獲李鴻章的信任。馬建勛有一位好朋友余紫垣，在當山東藩司。他早就曉得馬相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，勸馬相伯跟他到山東去學做官。做官就做官吧，馬相伯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，就此北上，投身宦海，展開了他多姿多采的另一个人生階段。

由於馬建勛的關係，在山東藩署，余紫垣對馬相伯非常之優待。不久他發現馬相伯文采斐然，辦事謹慎，便命他掌理文案。其後余紫垣兼署山東巡撫，他索性把藩司的印章也交給了馬相伯，讓他代拆代行。馬相伯成了余紫垣跟前的紅人，藩署也由他當家。上下人等少不得要對他另眼

看待，奉承巴結，無所不至。可是馬相伯唯一的嗜好祇是聊閑天，他受過那麼久的西洋教育，看過那許多西洋書籍，話匣子一打開，當然是四海九州，天南地北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談的了。可是當年滿清官吏見聞淺陋，一腦門子都是「天朝上邦，萬國來朝」的陳腐思想，表面上對馬相伯表示佩服，稱道他的國際智識豐富已極。却在內心裏疑信參半，認爲他所談的祇不過是「西遊記」、「華胥國」之類的神話而已。

得了肥缺反要賠錢

到山東不及一年，余紫垣便給了馬相伯一個優差，調任山東濰縣濰口機械局差事。濰縣濰口機械局是出了名的肥缺，一向是紅候補道百計鑽營的職位，不但薪金最高，而且大有油水，任何人做上一任都能發筆大財。但當馬相伯走馬上任，他方始發現他這個差使很不錯，局長月薪五百兩，手下有一二十位候補官員、五百來名工人、衛兵，全是支領山東各衙門中最高待遇的。

馬相伯後來提到他當濰口機械局局長接篆之初的那一幕，他承認他是個書獃子，方在二十七歲的英年，滿心想做一番事業，並且極力的求好。可是他一到濰口機械局，查問明白了局中的情況，他登時就感到又好氣又好笑，而且是氣得怒髮冲冠，笑得肚皮都痛。

濰口機械局是當年清廷的新政之一，製造項目是槍械火藥，以五百多人的編制，一個月要花那麼許多錢，但在馬相伯到職以前，生產量却是每十天造成一桿槍，火藥則全部用土法製造，爆

